

朱琦《杜诗精华》与邵长蘅杜诗评语的厘定与区分

孙 微 韩成武

〔摘要〕 山东省图书馆所藏朱琦《杜诗精华》为近年发现之杜诗孤本，然将书中的杜诗评语与卢坤“五家评本”《杜工部集》等文献进行对勘后可以发现，其中绝大部分评语乃清初邵长蘅所评，因此朱琦《杜诗精华》应是邵长蘅杜诗评本之过录本。

〔关键词〕 朱琦 《杜诗精华》 邵长蘅 杜诗评语

赵睿才先生于2007年编纂《杜甫大辞典》期间，在山东省图书馆发现了朱琦《杜诗精华》手抄本，乃撰文《一个杜诗孤本的发现——朱琦及其〈杜诗精华〉》，发表在《杜甫研究学刊》2007年第2期。山东省图书馆所藏朱琦《杜诗精华》六卷，署笈谷居士手抄，乾隆时抄本。共选诗624题，840首，按体编次，各卷又约略以作年先后排列。该本有旁批，有眉批，《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然笔者经过详细的核验发现，朱琦《杜诗精华》中对杜诗的评语与清初邵长蘅杜诗评语极为相像。为了澄清这些评语的真正作者问题，需要将朱琦《杜诗精华》中论杜评语和几种文献征引的邵长蘅评语进行比较分析。为了节省篇幅，兹

将朱琦《杜诗精华》简称为“朱本”，卢坤“五家评本”《杜工部集》简称为“五家评本”。另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清初有怀堂韩茨硃墨笔批校康熙原刻本《钱笺杜诗》，其中韩茨过录的邵长蘅杜诗评语相当完整，正可以对勘，今将此本简称为“韩茨过录本”。

一、朱琦《杜诗精华》中杜诗评语与邵长蘅杜诗评语比较

《新婚别》

朱琦曰：发乎情，止乎礼义，真《三百篇》之遗。（朱本卷一）

邵长蘅曰：发乎情，止乎义，故是《三百篇》之遗。（五家评本卷二）

《梦李白二首》其一“魂来枫林青”

以下八句

作者：孙微，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郑州成功财经学院杜甫研究所兼职研究员，071002；

韩成武，郑州成功财经学院杜甫研究所所长、教授，451200。

朱琦曰 《招魂》、《大招》之遗。
(朱本卷一)

邵长蘅曰 《招魂》、《大招》之遗。
(五家评本卷三)

《示从孙济》“淘米”以下四句

朱琦曰：乐府语，真趣亦自汉魏出。
(朱本卷一)

邵长蘅曰：真趣，亦自汉魏出。乐府句法。
(五家评本卷一)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霜严衣带断”以下十二句

朱琦曰：乐府法。学杜须从大处着眼，方不落一知半解。

又曰 《咏怀》、《北征》皆杜集大篇，子美自许沉郁顿挫，碧海鲸鱼，后人赞其铺陈排比，浑涵汪洋，正是此种。
(朱本卷一)

邵长蘅曰 《咏怀》、《北征》皆杜集大篇，子美自许“沉郁顿挫”、“碧海鲸鱼”，后人赞其铺陈排比，浑涵汪洋，正是此种。学杜须从大处着眼，方不落一知半解。半山、后山尚未望见所在。

“彤庭所分帛”以下二十句

朱琦曰：老朴，亦乐府法。
(朱本卷一)

邵长蘅曰：朴老，亦乐府法。
(五家评本卷一)

“非无江海志”以下八句

朱琦曰：厚极。一气直下，却反复排宕，不啻大海回澜，惊心动魄。
(朱本卷一)

邵长蘅曰：厚甚。
(五家评本卷一)

又曰：一所直下，却反复排宕，不啻大海回澜，惊魂动魄。
(韩茨过录本卷一)

《述怀》

朱琦曰：气体高茂，绝似西汉。真

率，亦以朴胜。
(朱本卷一)

邵长蘅曰：气体高茂，绝似西汉。真率，亦以朴胜。
(韩茨过录本卷二)

邵长蘅曰：真率，亦以朴胜。
(五家评本卷二)

《北征》“猛虎立我前”以下十四句

朱琦曰：少陵五古，全从汉魏乐府出，浅人不解。
(朱本卷一)

邵长蘅曰：少陵古诗佳处，全从汉魏乐府出，浅人不解。
(五家评本卷二)

《北征》“况我堕胡尘”以至结束

朱琦曰：光焰万丈，乾坤富稔，此等诗，是足当之。后人以《南山》比《北征》，未免耳食，昌黎必不肯受。
(朱本卷一)

邵长蘅曰：光焰万丈，乾坤雷碾，此等诗实足当之。宋人以《南山》与《北征》并称，未免耳食，昌黎必不敢。
(五家评本卷二)

《羌村三首》

朱琦曰 《彭衙》、《羌村》是真汉魏古诗，第不袭其面目耳。
(朱本卷一)

邵长蘅曰 《彭衙》、《羌村》是汉魏古诗，第不袭其面目耳，解人自得之。
(五家评本卷二)

《彭衙行》“尽室久徒步”以下十句

朱琦曰：是汉魏乐府神理。
(朱本卷一)

邵长蘅曰：是魏汉乐府神味。
(五家评本卷二)

《赠卫八处士》

朱琦曰：此为真汉魏，特未许浅人问津。
(朱本卷一)

邵长蘅曰：此为真汉魏，特未许浅人问津。
(五家评本卷一)

《佳人》“合昏尚知时”以下十二句

朱琦曰：真汉魏乐府。
(朱本卷一)

邵长蘅曰：真汉魏乐府。（五家评本卷三）

《遣兴三首》其一“下马古战场”以下六句

朱琦曰：真汉魏。（朱本卷一）

邵长蘅曰：真汉魏。（五家评本卷三）

《石龕》“熊羆咆我东”以下四句

朱琦曰：亦是古乐府法。（朱本卷一）

邵长蘅曰：亦是古乐府。（五家评本卷三）

《桔槔》“种榆水中央，成长何容易。截承金露盘，袅袅不自畏”

朱琦曰：结四句似古乐府。（朱本卷一）

邵长蘅曰：结四语神似古乐府。（五家评本卷四）

《新安吏》

朱琦曰 《新安》至《无家》五六首，皆子美时事乐府也。曲折凄怆，真堪泣鬼神。（朱本卷一）

邵长蘅曰 《新安》至《无家》六首，皆子美时乐府也。曲折凄怆，真堪泣鬼神。（五家评本卷二）

《陪李北海宴历下亭》“修竹不受暑，交流空涌波”

朱琦曰：杜集中《选》体。（朱本卷一）

邵长蘅曰：杜集中《选》体。（五家评本卷一）

《溪陂西南台》“蒹葭”以下

朱琦曰：亦似《选》体。（朱本卷一）

邵长蘅曰：亦是《选》体。（五家评本卷一）

《晦日寻崔戡李封》

朱琦曰：是杜集中陶诗，可见无所不有。（朱本卷一）

邵长蘅曰：是集中陶诗，可见杜无所不有。（五家评本卷二）

《遣兴五首》

朱琦曰：数首稍近步兵。（朱本卷一）

邵长蘅曰：此下《遣兴》十首，稍近步兵。（按，《遣兴》十首，即《遣兴五首》（朔风飘胡雁，《遣兴五首》（天用莫如龙））（五家评本卷三）

《写怀二首》其一“用心霜雪间”以下四句

朱琦曰：亦是宋人滥觞。又曰：结语（曲直吾不知，负暄候樵牧）近道。（朱本卷一）

邵长蘅曰：结语近道。（五家评本卷七）

《写怀二首》其二“夜深坐南轩”以下六句

朱琦曰：渊明佳境。（朱本卷一）

邵长蘅曰：渊明佳境。（五家评本卷七）

《写怀二首》其二“荣名忽中人，世乱如虬虱”

朱琦曰：忽然及此，自觉旷达。（朱本卷一）

邵长蘅曰：忽然及此，正觉旷达。（五家评本卷七）

《昔游》“昔者与高李”以下八句

朱琦曰：起手便似高、李，岂非化工！（朱本卷一）

邵长蘅曰：起手便似高、李，岂非化工！（五家评本卷七）

《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首二句“步履随春风，村村自花柳”

朱琦曰：朴老真率，开张王乐府派。

(朱本卷一)

邵长蘅曰：朴老真率，开张王乐府派。(五家评本卷四)

《驱竖子摘苍耳》“饱食复何心”以下四句

朱琦曰：亦是髯苏、山谷滥觞。(朱本卷一)

邵长蘅曰：亦是髯苏、山谷滥觞。(五家评本卷六)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

朱琦曰：突兀二语，一肚皮牢骚愤激，信口冲出。(朱本卷一)

邵长蘅曰：突兀二语，一肚皮牢骚愤激，信口冲出。(五家评本卷一)

“丈人试静听”

朱琦曰：开出全篇。(朱本卷一)

邵长蘅曰：开出全篇。(五家评本卷一)

“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

朱琦曰：得此一结，全是傲岸。(朱本卷一)

邵长蘅曰：得此一结，全首傲岸。(五家评本卷一)

“每于百僚上”数句

朱琦曰：实可感。(朱本卷一)

邵长蘅曰：实可感！(韩茨过录本卷一)

《望岳》(岱宗夫如何)

朱琦曰：语奇警。(朱本卷一)

邵长蘅曰：语语奇警。(五家评本卷一)

《望岳》

朱琦曰：(齐鲁青未了)五字雄盖一世。“阴阳割昏晓”之“割”字奇险。(朱本卷一)

邵长蘅曰：语语奇警。“阴阳割昏

晓”，“割”字奇险。(五家评本卷一)

《送高三十五书记十五韵》

朱琦曰：起境高。看他一气转下，何等雄畅！又曰：(后半)曲折顿挫，无不竭情尽致。(朱本卷一)

邵长蘅曰：起境高。看他一气转下，何等雄畅！曲折顿挫，无不竭尽情致。(韩茨过录本卷一)

《奉同郭给事汤东灵湫作》“中夜窟宅改”至“化作长黄虬”

朱琦曰：灵秀滉漾，是杜集之奇作。(朱本卷一)

邵长蘅曰：灵秀滉漾，实杜集之奇作。(五家评本卷一)

《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汉中判官》

朱琦曰：起警。又曰：全首沉郁，有奇气。(朱本卷一)

邵长蘅曰：全首沉郁，有奇气。又曰：(威弧不能弦，自尔无宁岁)起警。(五家评本卷二)

《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汉中判官》之“实藉长久计”与“回风吹独树”之间，朱琦曰：接法妙。(朱本卷一)

邵长蘅曰：接法好。(五家评本卷二)

《晦日寻崔戡李封》“上古葛天民”以下四句

朱琦曰：非寻常诗人之语。(朱本卷一)

邵长蘅曰：非寻常诗人语。(五家评本卷二)

《晦日寻崔戡李封》“威风高其翔”以下八句

朱琦曰：此下少陵本色。(朱本卷一)

邵长蘅曰：此下少陵本色。(五家评本卷二)

《送韦十六评事充同谷防御判官》
“吹角向月窟”

朱琦曰：点缀本色。（朱本卷一）

邵长蘅曰：点缀生色。（五家评本卷二）

《送从弟亚赴河西判官》“南风作秋声，杀气薄炎炽”

朱琦曰：沉郁顿挫，少陵本色。（朱本卷一）

邵长蘅曰：沉郁顿挫，少陵本色。（《杜诗镜铨》卷三引）

《送从弟亚赴河西判官》“为画长久利”与“孤峰石戴驿”之间

朱琦曰：接法好。（朱本卷一）

邵长蘅曰：接法。（五家评本卷二）

《送从弟亚赴河西判官》“吾闻”以下结语四句

朱琦曰：奇语。（朱本卷一）

邵长蘅曰：奇语。（五家评本卷二）

《玉华宫》

朱琦曰：真有色气象，确是鬼才。又曰：简远凄凉，正以少许，胜多多许。（朱本卷一）

邵长蘅曰：简远凄凉，正以少许，胜人多许。（五家评本卷二）

又曰：真有色相，确是鬼才。（韩菼过录本卷二）

《西枝村寻置草堂地夜宿赞公土室二首》其二“天寒鸟已归”以下四句

朱琦曰：起语幽寂，情景如画。（朱本卷一）

邵长蘅曰：起语幽寂，清景如见。（五家评本卷三）

《西枝村寻置草堂地夜宿赞公土室二首》其二

朱琦曰：章法整密。（朱本卷一）

邵长蘅曰：章法整密。（五家评本卷

三）

《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寒城朝烟淡”以下六句

朱琦曰：写景妙在眼前，更不易得。（朱本卷一）

邵长蘅曰：写景妙在目前，更不易得。（五家评本卷三）

《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结联“于公负明义，惆怅头更白”

朱琦曰：老成厚道。（朱本卷一）

邵长蘅曰：老成厚道。（五家评本卷三）

《铁堂峡》“山风吹游子，缥缈乘险绝”

朱琦曰：起句缥缈。（朱本卷一）

邵长蘅曰：起语亦尔缥缈。（五家评本卷三）

《木皮岭》“始知五岳外，别有他山尊”

朱琦曰：诗文亦然，学人正须打开眼孔。（朱本卷一）

邵长蘅曰：诗文亦然，学人正须放开眼孔。（五家评本卷三）

《剑门》

朱琦曰：大山水诗，须得此气概。（朱本卷一）

邵长蘅曰：大山水诗，须得此气概。（五家评本卷三）

《次空灵岸》“幸有舟楫迟，得尽所历妙”

朱琦曰：舟行佳境，妙写得出。（朱本卷一）

邵长蘅曰：舟行佳境，妙写得出。（五家评本卷八）

《早发》“干请伤直性”

朱琦曰：真情苦语，千古同愁。（朱本卷一）

邵长蘅曰：五字情苦语，千古同悲。
(五家评本卷八)

《望岳》“南岳配朱鸟”以下四句

朱琦曰：气势壮阔，称题。(朱本卷一)

邵长蘅曰：气势壮阔，称题。(五家评本卷八)

《同诸公登慈恩寺塔》

朱琦曰：“仰穿”以下，所谓浑涵汪洋，千汇万状，正是登高极奇警之语。

又曰：独“虞舜”、“瑶池”似有寄托。(朱本卷一)

邵长蘅曰：“仰穿”以下，所谓浑涵汪洋，千汇万状，正是登高极奇警语。若如虞山笺解，句句讥切时事，谤讪君父，不几陷子美为轻薄阴险人也耶？独“虞舜”、“瑶池”似有寄托。(五家评本卷一)

《夜听许十一诵诗爱而有作》“精微”以下四句

朱琦曰：状诗之妙。(朱本卷一)

邵长蘅曰：状诗之妙。(五家评本卷一)

《立秋后题》“日月不相饶”以下四句

朱琦曰：音节简老。(朱本卷一)

邵长蘅曰：音节简古。(五家评本卷二)

《谒文公上方》“王侯与蝼蚁，同尽随丘墟”

朱琦曰：语自旷达，宜为玉局所赏。(朱本卷一)

邵长蘅曰：语自旷达，宜为玉局所赏。(按，玉局，即苏轼。)(五家评本卷五)

《过郭代公故宅》“俄顷辩尊亲”以下四句

朱琦曰：语有斤两。(朱本卷一)

邵长蘅曰：语有斤两。(五家评本卷五)

《壮游》

朱琦曰：铺叙排比，流丽畅美，不必作奇，力量正不易到。(朱本卷一)

邵长蘅曰：铺叙排比，流丽畅竭，不必作奇，力量正不易到。(五家评本卷七)

《杨监又出画鹰十二扇》“忆昔骊山宫”以下四句

朱琦曰：笔力开拓，画扇乃不意出此。(朱本卷一)

邵长蘅曰：笔势开拓，画扇乃不意出此。(五家评本卷六)

《送率府程录事还乡》

朱琦曰：笔力深挚沉痛。(朱本卷一)

邵长蘅曰：笔力深挚沉痛。(《杜诗集说》卷三)

《画鹞行》“高堂见生鹞，飒爽动秋骨”

朱琦曰：便尔生动。(朱本卷一)

邵长蘅曰：便尔生动。(五家评本卷二)

《前出塞九首》其一“君已富土境”以下四句

朱琦曰：是《前出塞》诗旨。(朱本卷一)

邵长蘅曰：是《前出塞》诗旨。(五家评本卷三)

《前出塞九首》其三

朱琦曰：看他九首章法，从出门至论功，一一有次第。(朱本卷一)

邵长蘅曰：看他九首章法，从出门至论功，一一有次第。(五家评本卷三)

《青阳峡》“林迴硖角来”以下八句

朱琦曰：写景奇峭。（朱本卷一）

邵长蘅曰：写景奇壮。（五家评本卷三）

《万丈潭》“前临洪涛宽”以下十句

朱琦曰：刻划如削。（朱本卷一）

邵长蘅曰：刻画秀削。（五家评本卷三）

《发同谷县》

朱琦曰：发同谷十二首，较秦州更尔刻划精诣，奇绝千古。（朱本卷一）

邵长蘅曰：发同谷十二首，较秦州诗更尔刻画精诣，奇绝千古。（五家评本卷三）

《宿青溪驿奉怀张员外十五兄之绪》
“漾舟千山内，日入泊枉渚”

朱琦曰：首联眼前景语，自然入妙。（朱本卷一）

邵长蘅曰：眼前景语，自然入妙。（五家评本卷八）

《垂老别》

朱琦曰：互相怜痛，声情宛然。（朱本卷一）

邵长蘅曰：互相怜痛，声情宛然。（五家评本卷二）

《后出塞五首》其五“将骄益愁思”

朱琦曰：是《后出塞》诗意。（朱本卷一）

邵长蘅曰：是《后出塞》诗旨。（五家评本卷三）

《遣怀》“两公壮藻思”以下六句

朱琦曰：知己胜游，终身怀抱，故屡屡形之篇什，不厌其烦。（朱本卷一）

邵长蘅曰：知己胜游，终身怀抱，故屡屡形之篇什，不厌其烦。（五家评本卷七）

《丽人行》

朱琦曰：杨花、青鸟，渲染浓丽，不

必拘拘索解，自是乐府佳语。（朱本卷二）

邵长蘅曰：杨花、青鸟，渲染浓丽，不必拘拘索解，自是乐府佳语。（五家评本卷一）

《白丝行》

朱琦曰：托喻素丝，从缁织说到裁缝，从裁缝说到衣着，从衣着说到弃置，看他层次。结有无限悲慨。

又曰：邵子湘云：得梁陈乐府之遗。（朱本卷二）

邵长蘅曰：托喻素丝，从缁织说到裁缝，从裁缝说到衣着，从衣着说到弃置，看他层次。结有无限悲慨。

又曰：得梁陈乐府之遗。（五家评本卷一）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朱琦曰：诗以朴胜，遂开宋派。（朱本卷二）

邵长蘅曰：诗亦以朴胜，遂开宋派。（五家评本卷四）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朱琦曰：结此老襟抱自阔，与蝼蚁辈迥异。（朱本卷二）

邵长蘅曰：此老襟抱自阔，与蝼蚁辈迥异。（五家评本卷四）

《曲江三章章五句》

朱琦曰：短章蹉跎，空同极学此种。（朱本卷二）

邵长蘅曰：短章蹉跎，空同极学此种。（五家评本卷一）

《天育骠图歌》“吾闻天子之马走千里”以下四句

朱琦曰：突兀而高老。（朱本卷二）

邵长蘅曰：突兀而高老。（五家评本卷一）

“当时四十万匹马，张公叹其材尽下”

朱琦曰：横空盘硬。（朱本卷二）

邵长蘅曰：横空排硬。（五家评本卷一）

《醉歌行》“春光潭沲秦东亭”以下

朱琦曰：方谓妙境。（朱本卷二）

邵长蘅曰 “春光”以下，方诣妙境。（五家评本卷一）

《叹庭前甘菊花》

朱琦曰：此与《秋雨三首》，短章萧散，正复耐人把玩。（朱本卷二）

邵长蘅曰：此与《秋雨三首》，短章萧散，正复耐人把玩。（五家评本卷一）

《溪陂行》“鳧鹭散乱棹讴发，丝管啁啾空翠来”

朱琦曰：正须得此秀句，空阔变幻，极顿挫之妙。（朱本卷二）

邵长蘅曰：（天地黪惨忽异色，波涛万顷堆琉璃）空阔变幻，极顿挫之奇。（鳧鹭散乱棹讴发，丝管啁啾空翠来）光怪中正须得此秀句。（五家评本卷一）

《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

朱琦曰：起奇崛。诗亦觉咫尺万里。（朱本卷二）

邵长蘅曰：起便奇崛。又曰：诗亦觉咫尺万里。（五家评本卷四）

《百忧集行》“强将笑语供主人，悲见生涯百忧集”

朱琦曰：苦境。（朱本卷二）

邵长蘅曰：苦境。（五家评本卷四）

《戏作花卿歌》“子璋髑髅血模糊，手提掷还崔大夫”

朱琦曰 “子璋”二语，至今读之，凛凛有生气，当时愈疟不虚。（朱本卷二）

邵长蘅曰 “子璋”二语，至今读

之，凛凛有生气，当时愈疟不虚矣。（五家评本卷四）

《丹青引赠曹将军霸》“将军魏武之子孙，于今为庶为清门”

朱琦曰：起手又别一境。（朱本卷二）

邵长蘅曰：起手又别。（五家评本卷五）

《丹青引赠曹将军霸》“开元之中常引见”以下八句

朱琦曰：一段画人。（朱本卷二）

邵长蘅曰：一段画人。（五家评本卷五）

“先帝御马玉花骢”以下十二句

朱琦曰：一段画马。（朱本卷二）

邵长蘅曰：一段画马。（五家评本卷五）

《丹青引》第三段

朱琦曰：纵笔所如，无非神境。（朱本卷二）

邵长蘅曰：纵笔所如，无非神境。（五家评本卷五）

《玄都坛歌寄元逸人》“子规夜啼山竹裂，王母昼下云旗翻”

朱琦曰：警句。（朱本卷二）

邵长蘅曰：警句。（五家评本卷一）

《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堂上不合生枫树”

朱琦曰：突兀。（朱本卷二）

邵长蘅曰：崢兀。（五家评本卷一）

邵长蘅曰：起得突兀惊人，与“高堂见生鹤”同法。（韩茨过录本卷一）

《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自有两儿郎”以下六句

朱琦曰：忽然至此，作者亦不自知。又曰：结好。（朱本卷二）

邵长蘅曰：忽然及此，作者亦不自

意。又曰：结好。（五家评本卷一）

《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气酣日落西风来”以下七句

朱琦曰：正如黄河之水，泥沙俱下，淋漓尽致。（朱本卷二）

邵长蘅曰：淋漓尽致。（五家评本卷二）

邵长蘅曰：正如黄河之水，泥沙俱下，淋漓尽致。（韩莪过录本卷二）

《题李尊师松树障子歌》“老夫清晨梳白头，玄都道士来相访”

朱琦曰：亦是老手起法，六一谓二句俗气，非也。（朱本卷二）

邵长蘅曰：六一谓“老夫”二语，有俗气。又曰：亦是老手起法，六一语非也。（五家评本卷四）

《戏为韦偃双松图歌》“天下几人画古松？毕宏已老韦偃少”

朱琦曰：起又别。（朱本卷二）

邵长蘅曰：起手又别。（五家评本卷四）

“白摧朽骨龙虎死，黑入太阴雷雨垂”

朱琦曰：奇警语，不多得。（朱本卷二）

邵长蘅曰：奇警语，不多得。（五家评本卷四）

《哀江头》

朱琦曰：转折矫健，略无痕迹，苏黄门谓“百金战马，注坡蓦涧，如履平地。”信然。（朱本卷二）

邵长蘅曰：转折矫健，略无痕迹。苏黄门谓“如百金战马，注坡蓦涧，如履平地。”信然。（五家评本卷一）

《题壁上韦偃画马歌》“一匹龀草一匹嘶”以下四句

朱琦曰：健笔。（朱本卷二）

邵长蘅曰：健笔。（五家评本卷四）

《阆山歌》“松浮欲尽不尽云”以下四句

朱琦曰：奇句。（朱本卷二）

邵长蘅曰：奇句。（五家评本卷五）

《阆水歌》“石黛碧玉相因依”

朱琦曰：秀句。（朱本卷二）

邵长蘅曰：奇句。（五家评本卷五）

又曰：（正怜日破浪花出，更复春从沙际归）句秀。（《杜诗镜铨》卷十一引）

《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歌》

朱琦曰：直起。此与《丹青引》极顿挫排宕之奇，真有神助。（朱本卷二）

邵长蘅曰：《画马图》、《丹青引》诸诗，极顿挫排宕之奇，真有神助。又曰：（国初已来画鞍马，神妙独数江都王）直起。（五家评本卷五）

“昔日太宗拳毛騧，近时郭家狮子花”

朱琦曰：接笔陡健。（朱本卷二）

邵长蘅曰：接笔陡健。（五家评本卷五）

“忆昔巡幸新丰宫”以下

朱琦曰：开拓，大妙。（朱本卷二）

邵长蘅曰：拓开，大妙。（五家评本卷五）

《骢马行》

朱琦曰：叙题起。（朱本卷二）

邵长蘅曰：叙题起。（五家评本卷一）

“夙昔传闻思一见”以下六句

朱琦曰：一层是看。（朱本卷二）

邵长蘅曰：一层是看。（五家评本卷一）

“朝来少试华轩下”以下四句

朱琦曰：二层是试。（朱本卷二）

邵长蘅曰：二层是试。（五家评本卷

一)

“卿家旧赐公取之”以下

朱琦曰：三层是赞。(朱本卷二)

邵长蘅曰：三层是赞。(五家评本卷一)

一)

《哀王孙》“长安城头头白乌”以下四句

朱琦曰：有一种想路，绝非常径可泥。旧评云：起如童谣序事处，先从“宝玦”看出，又从“隆准”看定，然后丁宁珍重，切切草间私语，如闻其声。(朱本卷二)

邵长蘅曰：自有一种想路，绝非常径可泥。(韩菼过录本卷一)

邵长蘅曰：旧评云：起如童谣，省叙事处。先从“宝玦”看出，次从“龙准”看定，然后叮咛珍重，切切草间私语，如闻其声。(五家评本卷一)

《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其二

朱琦曰：一歌唤子美，二歌唤长镜，岂不奇绝！(朱本卷二)

邵长蘅曰：旧评：一歌唤子美，二歌唤长镜，岂不奇崛？(五家评本卷三)

《又观打鱼》“日暮蛟龙改窟穴”以下六句

朱琦曰：作诗有关系，是大家数。(朱本卷二)

邵长蘅曰：作诗必有关系，是大家数。(五家评本卷五)

《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深山大泽龙蛇远，春寒野阴风景暮”

朱琦曰：写景杳冥，迥非人境。(朱本卷二)

邵长蘅曰：写景杳冥，迥非人境。(五家评本卷一)

《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野亭春还杂花远”

朱琦曰：忽接景语，大妙。(朱本卷二)

邵长蘅曰：忽接景语，大妙。(五家评本卷一)

《高都护骢马行》“青丝络头为君老，何由却出横门道”

朱琦曰：结有老骥伏枥之感。(朱本卷二)

邵长蘅曰：结有老骥伏枥之感，令人再无着语处。(五家评本卷一)

《醉时歌》从“清夜沉沉动春酌”到结束

朱琦曰：痛饮悲歌，正尔淋漓尽致。(朱本卷二)

邵长蘅曰：痛饮悲歌，正尔淋漓尽致。(五家评本卷一)

《乐游园歌》“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

朱琦曰：结无聊无赖，一至于此。(朱本卷二)

邵长蘅曰：无聊无赖，一至于此。(韩菼过录本卷一)

《悲青坂》

朱琦曰：“日夜更望官军至”，人情如此“忍待明年莫仓卒”，军机如此，所以为诗史也。(朱本卷二)

邵长蘅曰：“日夜更望官军至”，心情如此“忍待明年莫仓卒”，军机如此。此所以为诗史也。(五家评本卷一)

二、朱琦《杜诗精华》中杜诗评语应为转录邵长蘅所评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朱琦及其〈杜诗精华〉》一文中除了四条评语未见于五家评本等文献中，其余评语与“五家评本”中邵长蘅之评几乎完全一致。这四条评语是，《飞仙阁》：“妻子随欵？随妻子欵？痛绝奇绝。”《雨二首》“青山澹无

姿”：“可画。”《楠树为风雨所拔叹》“江翻石走流云气”以下三句“堪泣鬼神。”《哀王孙》“长安城头头白乌”以下四句“突兀而来，省却多少铺叙。”因此，我们可以大致判定朱琦《杜诗精华》中的绝大部分评语并非朱琦所评，其真正的评点者应该是邵长蘅。其理由有二。第一，从所处的时代来看，朱琦要远晚于邵长蘅。朱琦（1716—？），字景韩，号复亭，又号笕谷居士，历城（今山东济南）人。幼为济南府历城县学附生，后中拔贡第七名。乾隆九年（1744），中顺天副榜第五名。十二年，中顺天乡试第八名。曾官彭县、安岳知县。著有《倚华楼诗》四卷、《铁峰集》一卷、《倚云楼诗》四卷等。生平事迹见山东省图书馆藏《历城朱氏历科硃卷合订》。邵长蘅（1637—1704），字子湘，别号青门山人，武进（今江苏常州）人。顺治诸生，入太学试，拔第一，授州同，不就。后长期客宋荦之幕。可见二人非同时代之人，邵长蘅去世十二年后朱琦才出生。则二人重复之杜诗评语，其著作权当归之于邵长蘅。第二，我们在朱琦的《杜诗精华》中，还能够发现其引邵长蘅评语的痕迹。如朱琦

评《白丝行》曰“邵子湘云：得梁陈乐府之遗。”此评亦见“五家评本”，确为邵长蘅所评。因此在这里透露出朱琦转录邵长蘅评语的信息。此外，经过对比可以发现，朱琦在对邵长蘅评语进行转引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文字出入与讹误。相比较而言，朱琦《杜诗精华》中的有些文字不如邵长蘅原评为善，因此我们征引朱评时需要注意和“五家评本”等文献进行认真的核对和比较。

综上所述，《朱琦及其〈杜诗精华〉》一文对该本的实际评点者出现了判断失误。由于杜诗评点学史的材料过于庞杂，其中评点者互相混淆的情形比比皆是。因此，对于某些文献无暇进行详考，便极易搞错其真正的作者。《杜诗精华》作为一个主要转录邵长蘅批语的杜诗注本，朱琦本人并没有更多的精辟见解，其作为孤本的文献价值也因此大打折扣。此事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对于一些稀见的杜诗学文献，首先应核实其是否为转录前人之作，特别是对于那些晚出文献之内容，更要格外小心地加以甄别校核，否则就容易犯张冠李戴的错误。

责任编辑 陈 宁